

【文化杂谈】

从蟋蟀看天地的阴阳消长

□白峰

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个静谧的下午,有如昨日。

从范用先生家出来,在南小街那片胡同里,左拐右拐地穿行,去找“芳嘉园”,王世襄先生住3号。

我对畅安先生仰慕不已,范用先生是知道的。那天我告辞离去的时候,范用先生拿了一张王世襄的照片,不动声色地说,麻烦你顺路把照片给王世襄带去。然后就指点我路径。

两家其实不远,一路走来,巷子里几乎遇不到什么人,倒是那些老宅院里的树,枝丫疏斜,光影摇晃着布满街巷。我心里还嘀咕:别不在家呀。

等到了王世襄家,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来的,应该是范用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茶已经沏好,也没有寒暄,就如老友相聚,天南地北地聊天。屋里光线其实挺暗的,斯时,他的那些宝贝家具还都在家住着,我也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蚰蚰罐。王世襄先生又上了回天花板,递下两只蚰蚰罐来,天花板上垛的都是家具,拆开了,打了捆,都是《明式家具珍赏》里著录过的。

和王世襄聊天与跟范用先生聊天很不一样,如鱼入水,一点压力没有。范用先生内心其实很柔软,但是平日里看上去很严肃,也不大说闲话,又是大出版家,我们的老“老板”,说实话我多少有点怕他。他有心介绍我认

识王世襄,可是却不明说,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了他这种内敛的热情,甚至多少带一点幽默。也许这就是他的风格吧。三联恢复建制的时候,杨进给他当秘书。杨进说范用给了他一张《北京市街巷详图》,常常是给他个地址,地图上指给他看了,让他去找某某老先生。杨进就骑了自行车,整天串胡同。现在说,那可都是文化大家。三联一部部隽永的书稿,就是在这样一条条胡同里汇流而来。

王世襄花数年时间纂集《蟋蟀谱集成》,汇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书成,又写《秋虫六忆》以为附录,实则是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了文化史的视野当中,而此前斗蟋蟀是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的,难入文化殿堂。

畅安先生所写“六忆”,乃是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斗蟋蟀与其他民俗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唯一能打通社会阶层,从贩夫走卒到王公贵族,成为上下一致的一项爱好,《秋虫六忆》事涉当日人物、习俗、制度,乃至玩家心理,所述极其传神,古今描写秋虫之乐,迥出其右者,实为妙文。我当日正痴迷蟋蟀,读之大快,言谈中不免忘形,先生不以为忤,谈及当年养狗、斗虫趣事,亦眉飞色舞,灿烂如少年,全然不似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正因此,蒙先生不弃,允为忘年之交。此后每至北京,总抽空至畅安先生府上拜望,畅谈,先生每至秋时,也必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奇异的好蚰蚰。

坦率地说,初读《蟋蟀谱集成》时,我竟读不懂。倒不是文字有障碍,是因为各家所云不一致之处甚多,与现实不合之处也甚多,越看越糊涂,究竟谁说得对呢?此中问题我也曾面询畅安先生,畅安先生有能解答的,也有难以解答的,我就提议先生能不能做一个“评注本”或是“眉批本”,给爱好者提供一个通晓的蟋蟀谱文本。先生当日整理“鸽经”正忙,又有数项写作计划准备着手,实无暇顾及,却嘱我:你

有此心,又真心喜欢,所提问题有些我也没想过,倘假以时日,能处处留心,你可以做做此事。我心知无力承担,不敢应承。王世襄先生却举当年朱启钤委托《髹饰录》之事,朱桂老于日本得见孤本《髹饰录》,复制带归,但却无人能懂,遂嘱其设法释读,当日他也是如读天书,此后潜心研究历二十年,终于完成;蟋蟀谱没多复杂,假以时日,只要上心,没有解读不了的东西,洞察力是在日积月累的积累当中不知不觉具备的,当你有一天能够居高临下看清蟋蟀谱的时候,你就读通了。文化无大小,题目不怕小,每人都能做好自己关心的一个问题,足矣。

得此鼓励,余虽愚钝,虽觉无处用力,但也真是处处留心。其间又结识济南斗蟋名家柏良先生,交往数年,允为弟子。柏良先生玩虫一生,交游广泛,豪气干云,知我有求知之心,亦常常加以敦促、鞭策;加之我多年前与济南蛩家、名老中医孙谦大夫亦结忘年之交,得窥中医文化冰山一角,获益良多。本来我个人即喜读杂书,虽无所用心,但也渐能明白见微知著、打通诸学科交通之重要,实因社会生活乃一整体,无论思想史还是社会一时风尚,皆有社会生活的基壤,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认识和作为,都必须回到其当日的的生活情境,乃至当日气候、饮食。

数年间,王世襄先生曾打过两通电话,询问蟋蟀谱研读进境。当时我还未通,只能直言相告,并以具体问题询之。先生曾托我在山东帮忙寻访观赏鸽,我寻到过几尾,但非稀见品种,先生都有了,也没能帮上忙。后,先生住院,再无缘得见矣。

十数年后我读《黄帝内经》,豁然开朗,竟于蟋蟀谱的诸多问题忽然明了,心下大畅,遂以畅安先生《蟋蟀谱集成》为底本,另补入济南地方谱两种,得十九章,完成《蟋蟀古谱评注》,将我多年前的诸多疑惑一一解开,交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畅安先生却先此数年归隐道山矣。

由于点评蟋蟀古谱,必得跟着古谱内容走,深受古谱内容的限制,加之眉批式体例又不可能长篇大论,大受束缚,难以酣畅淋漓,此后又撰写了《解读蟋蟀》,试图对大自然影响蟋蟀的气候因素做一些陈述,解读蟋蟀玄机的深层机理;在编著《中华蛩家斗蟋精要》以及写作这两本书前后数年这个过程中,因为反复读谱,对历代斗蟋习俗之不同,尤其是背后所存问题、气候变迁与蟋蟀谱空白期的关系,都有了一些认识。

有关斗蟋习俗,史料中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零零散散,云山雾罩,反而属于神龙见尾不见首,早期的史料甚是稀见。自南宋社会上出现斗蟋活动以来,斗蟋活动一直比较边缘化,故传统文人、史家皆不正眼视之,故无从无相关专史。到清初,玩家已经说不清楚斗蟋习俗的来龙去脉了,诸多传说夹杂了过多的伪史料而令人难辨真伪。时至今日,有关历代斗蟋活动,浮夸风气甚重,而对关键节点和问题反无人关注。

好在早年曾于台湾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美籍史学家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等著述中习得史料活用之法,遂于有处求之,无处求之,居然心中对斗蟋史也能敷衍出大致的脉络和相应的解释。

以今日眼光,蟋蟀品种的优劣变化、斗蟋习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其实正可以视为社会生活史的一部分,遂不揣简陋,勉力成章,草成《斗蟋小史》,虽距完善相去甚远,亦留有诸多疑问尚需解决。此书成,也基本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多年之前,我从未想过能写这样一本书,也算无心插柳之作,但静下心来,却和前辈们的嘉许、鼓励有关,也和长期以来相交的虫友们不断讨论、争辩有关,终究是没有辜负这份人生际遇,也算不负王世襄先生之期许,不负柏良先生以及身边诸师友之鞭策,了却了当年心中之诺言。

(本文作者新书《斗蟋小史》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之跋)



【女性电影笔记】

大女小男的爱情

□火锅

有一天翻到了一部德国电影《一夜到永远?》,片名里居然有个问号,那么就是要探讨“一夜”和“永远”的关系喽?有点好奇这部片子是怎么论证这个命题的,所以虽然不好看,也总算捏着鼻子看完了。

女主是个40+、接近50岁的女科学家,男主是二十多岁靠赌博为生的扑克手,两个人在旅途中相遇,有了一夜情。女主的意思是从此我继续过我中老年人的靠谱日子去,男主你就继续你年轻浪荡的生活吧。但是男主竟然一路追过来了。女主倒是单身,但是和一位同龄的男同事有固定的伴侣关系。第一步,她需要在男同事和扑克手之间做一个选择。显然,男同事是一个靠谱的伴侣,但在荷尔蒙和突如其来的譬如“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唤”之类情感的夹击之下,女主忽然丧失了理智,用凄厉的呼喊召唤回了即将去南美流浪的男主。

这个戏剧化场景,我看的时候感觉略尴尬。这就是满足中老年女性的玛丽苏片子啊。紧接着一转场,来到五年之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相亲相爱,扑克手也早就变得靠谱了,成了梳着油亮大背头的投行公司精英白领。当然,噪音也有一点,比如女主工作的研究所因为女主和男主的关系而对不够信任……但显然这不是最主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创作者

精心设计的、为之感到十分得意的、非常渴望告诉观众但又没本事通过事件表达出来的……某种事物,所以他们造出来一个新的角色——男主的父亲来当传声筒。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的男主父亲对女主说:“我觉得你们的问题不是你比他大,你不能给他生孩子,而是……你自己都不确定这件事。”创作者的意思赤裸裸地通过角色的嘴巴说出来,这事挺傻的,也难堪。扮演男主父亲的角色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相当不自然,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传声筒。

果然,紧接着来了一轮矛盾的小高潮。研究所因为女主看起来不甚靠谱的伴侣关系撤销了让她做负责人的任命,而当她沮丧地回到家里的时候,男主竟然在和一大群年轻人聚会狂欢。两人大吵一架,男主离家出走,当然,过了几天又和好如初,甚至买了婚纱准备结婚。此时,一个女孩来找男主,肚子里带着他们吵架那夜的附属品,一个胚胎。尽管男主不情愿,女主还是和他分了手。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就更让人尴尬了。五年之后,女主一直单身,男主也单身,但和一夜情女孩分担看娃的责任。怎么才能从“一夜”到“永远”呢?已经完全技穷的编剧只好让常用的车祸梗上场,女主车祸昏迷,在昏迷中一直都沉浸在和男主的美妙

爱情里。她奇迹般地醒来,两个人奇迹般地走在了一起。她对男主坦白了自己的心理问题:“我一直在等着(你出轨)这件事情发生。”男主尽释前嫌地说:我想跟你一起到老。女主历尽沧桑地说:我已经老了。男主满怀爱意地说:你一定要抢下一句吗……

啊,苍天,我终于看完了这么一部乏味的电影。大女小男的故事不好讲。就我的视野内,所看到的最体面的大女小男的故事,讲述的是最不体面的事。将一件不体面的事讲述得如此冷静细致,充满疯狂而理性的力量,真是了不起。简单来说,这个片子讲两性之间的博弈,以女性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个失败非常之惨淡、绝望如极夜,因此也极其有力量。《钢琴教师》的开场和《一夜到永远?》很像,都在描述青年男子对优雅知性的中年女子的爱慕。这个爱慕正常、蓬勃、健康,但是钢琴教师艾丽卡可不像《一夜到永远?》的女主那样简单到脑残、简单到大脑永远僵死在十八岁少女的身体里。艾丽卡陷在和母亲互相控制、互相需要的关系里,她只能通过自残、偷窥、被虐来获得性满足。送上门的十七岁英俊少男对她有着欲望,而她不停地打断这个欲望,企图控制他、修正他,让他用自己所需要的方式满足她。女主不是天使,男主不是天使,没有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是其他人

的地狱。当男性的欲望不断受阻、尊严一再被羞辱之后,他毁灭了她,也在如此青春的岁月里,提前毁灭了自己。

当然,并不是说残酷的故事才高级,甜蜜的故事就浅薄,对于电影来说,一个故事的好坏,取决于故事是怎么被讲述的。《钢琴教师》里各种耐人寻味的细节比比皆是:片首还不相识的女主及其母亲、男主都要上楼去参加私人音乐会,女主和母亲进入电梯,并且毫不犹豫地将男主关在门外。男主于是跑步上楼,上升的电梯和跑步的男主反复地彼此交错,暗示着两性关系的博弈、两性权力的升降落落。在私人音乐会中,男主和女主交谈的镜头景深处,缓缓走出女主的母亲,三角的人物构图顺手刻画出奇特的人物关系的本质。片尾处彻底失望的女主,在狠狠给了自己一刀之后,带着流血的伤口走出演奏厅的大门。那大门的栏杆就像是由钢琴的黑白键组成的无边际的牢笼。

是这些细节让一部电影变得体面、高级,看完还可以绕梁三日。讲述永恒真爱的故事让人觉得时间漫长无聊、空虚乏味,而讲述这么残酷的故事的电影却让人陡然感觉人生苦短,克服千难万苦也要活得久一点,艺去更多地享受和玩味这样的艺术盛宴——想来也是有趣的事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生导师)